



父亲 张云平
通州供电公司
线路运维工

儿子 张庆
通州供电公司
调度员

作为线路维修工的父亲，整天在百里之外的电线下巡线，而负责调度的儿子则运筹帷幄，父子一起守护着每一寸输电线路。

通州供电公司调度员 张庆 百里之外父亲巡线， 调度室里儿子心牵

□ 通讯员 姜珊 文/摄

33岁的张庆是国网北京通州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的一名调度员，他的父亲张云平是通州供电公司输电运维班的一名普通线路运维人员。

2003年，计算机系毕业的张庆放弃了外企高薪的就业机会，遵从父亲的意愿来到供电公司当上一名普通一线工人。刚到供电公司的张庆就被分到基层去锻炼，干的是最基础的体力活，钻电缆沟、做电缆接头、变电站施工，有时一天下来回家时已经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看着儿子的辛苦，老张心里也是心疼的，但嘴上还是宽慰儿子“年轻人就该多锻炼，多吃点苦没坏处，做什么都要认真，多跟师傅学，以后就知道受益了。”

2010年，张庆岗位调整到调度控制中心成为一名调度员，此时老张已经在输电运维班干了5年，负责着8条110千伏线路的巡视运维工作。

自从当上调度员，免不了有父子齐上阵的时候，张庆在调度中心“运筹帷幄”，老张在现场实地操作。印象最深的一次父子合作，是在2014年1月的一个晚上。当晚7点多，值班的张庆听到系统警告声响起，定睛一看正是老张负责运维的湖厂线发生故障，掉闸了。张庆心里咯噔一下，如果试发不成功父亲就得马上去现场查找故障点，这大冬天的……张庆顾不上细想，先进行了试发操作，断路器又一次跳闸，看来是永久性故障，他按程序通知输电运维班故障查线，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眉头皱了起来。不多时，调度台上的电话响起来，张庆接起电话“喂，您好，我是通调张庆。”电话那头果然响起老张的声音“喂，调度，我是输电运维班张云平，湖厂线的故障点找到了……”张庆一边填写着故障简报心里一边不是滋味，父亲已经年近60，这么晚了，天气又这么冷，他在外面奔波实在让人不放心。给父亲下完调度令，张庆忍不住嘱咐老张一句“天儿黑，您们工作小心点。”由于调度电话都有录音，除此之外张庆也不能跟父亲说得再多。等到故障全部排除，恢复供电，已经是夜里11点，接到老张交令的电话，张庆也松了一口气，电网恢复正常，父亲也终于能回家了。张庆知道，父亲就是这么个工作认真的人，就连自己准备婚礼时父亲也因为赶上线路建设改造工作多而没顾上帮一点忙，全靠张庆和妻子自己操持，黑暗和寒冷的天气又怎么阻止得了老张。

张庆接过老爸的班，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术，同时也继承了老爸对电力事业那份执着的热爱，更是接过了守护万家灯火的责任。



父亲 甄广兴
北京市皮鞋厂
原仓库保管员

儿子 甄洪林
北京市皮鞋厂
安全保卫部长

父亲曾是仓库报关员，保管着各种材料。儿子现在是企业的安全保卫人员，走着父亲的老路，目标都是保护国家的财产。

北京市皮鞋厂安全保卫部长 甄洪林 父亲传给我对工作 认真和不要怕得罪人

□ 本报首席记者 阎义文/摄

记者见到甄洪林时，他正在北京市皮鞋厂执勤。说起他的父亲，今年58岁的甄洪林对记者说：“我和父亲有相同的地方。我父亲在皮鞋厂时当过食堂的采购员，后来又当仓库保管员，也是保护企业的财产。而我现在也是保护着企业的财产，不同的是，父亲保管着各种产品的材料。我保护的不仅是产品的材料，还有企业的整体安全，比我父亲的责任还大。但是，我记住了父亲对我说的话，要对工作认真，不要怕得罪人。”

甄洪林的家乡是大兴区。当时，甄洪林还属于农民。他听父亲说，父亲16岁时就到北京城里找工作，到了北京市皮鞋厂，干的是又苦又累的活。之后，父亲又被调到食堂当采购员。“我们是农民，家里人口又多，父亲应该借当采购员的机会为家里谋点福利。可是，父亲没有这样做。反而为了给企业省钱，自己蹬着三轮车买菜买肉。父亲感觉身体不好后，领导又调他到仓库当保管员。父亲照样认真负责。有的人想从父亲这里拿走一块两块的黑子下角料，父亲都不让拿。他对我说，这是企业的财产，不能让别人私自拿走。”甄洪林说着父亲，还带有埋怨的语气。可是，他到这个单位工作后，听到的是工友们对父亲的夸奖。父亲本应该退休了，但领导还让父亲继续干了两年，才回到家乡。甄洪林也知道了不幸的消息，父亲瞒着家里患肝功不好的状况。甄洪林说：“我到了这个单位之后才知道。”

甄洪林刚到这个单位时做的也是又苦又累的活。父亲对甄洪林说：“应该有一技之长。这个活虽然很累，但有技术。”就是奔着学技术的愿望，甄洪林在成品车间一待几年。他说：“别人下了班回家、逛大街，而我在车间干活，目的就是尽快掌握更多的技术。”几年的时间，甄洪林掌握了成品车间所有的技术，也被提拔为车间副书记。1988年，他被调到当时的保卫科任科长。他走上了父亲的老路。又过了几年，甄洪林出现在了技术科，当上了技术科科长。

皮鞋厂成立物业部门后，甄洪林又被调回到保卫科。而此时的保卫科已改名为安全保卫部。甄洪林也改为部长了。甄洪林说：“我的职责更多了。”最初，厂里一些材料经常不翼而飞。甄洪林提出“咱们要在围墙边‘蹲坑’，守株待兔。结果经过几天的‘蹲坑’逮住了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小偷。他们将小偷押送到公安派出所。但甄洪林又求情，放了这个小偷。他说：“教育教育就行了，不必送到看守所里。”



父亲 赖福泉
原北京市焦化
厂铲煤工

儿子 赖海江
燃气集团
高压管网公司
检修工

父亲在单位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劳动模范。在父亲的引领下，儿子继承了父亲的认真、勤奋，取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荣誉。

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公司职工 赖海江 父亲是我的人生标杆 我不能给他丢脸

□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文/摄

73岁的赖福泉和他的37岁儿子赖海江，曾同在北京焦化厂工作。赖福泉1996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赖海江2013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采访中赖海江说，“我没给我爸丢脸，是因为有几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赖福泉当过兵，复员后进了位于东郊化工桥的北京市焦化厂，在备煤车间当工人。工作就是不停地用铁锹往运煤的皮带机上铲煤，一个班儿12小时，能输送几千吨煤。

在赖海江儿时的记忆中，工作中的父亲脸上、手上、浑身永远全是黑的，只有眼珠和牙是白的。一次赖福泉骑自行车带赖海江去焦化厂，快到时赖福泉对儿子说，闭眼，别眯着。可还没等赖海江闭眼，夹杂着煤尘的一阵风刮过来，就把赖海江的眼给眯了。赖福泉曾当过车间的段长，但奖金从来都比班长拿得少，而干活比他们多。对此赖福泉解释说，我这个当段长的重活儿抢着干，钱不比他们多，就是让大伙没话说，能跟着你把领导交给的工作完成好。赖福泉从进焦化厂到退休，一直在一线班组工作。

那时，赖福泉家住通州马驹桥，每天骑车上班，天好时，需用一小时。赶上刮风下雨下雪，至少两小时甚至更长，可赖福泉工作24年，上班没迟到过一次。这一切，赖海江从小便深深印在了脑海里。

1997年赖海江初中毕业后，在父亲的引导下，考进了焦化厂技校。当时赖福泉已是劳模，而且还没退休。

一天早上赖海江推着自行车出家门后要去技校，可一看地上的雪挺厚，而且这天的课不重要，可去可不去，于是转身回了家。赖福泉看见赖海江因下雪不去技校，没给儿子好脸儿说：“我骑车上了一辈子的班，什么天儿都能去，你怎么去不了？”被父亲一刺激，赖海江又出了门，可当时雪确实大，从马驹桥家里到焦化厂，赖海江走了三个小时。

技校毕业后，赖海江在焦化厂净化车间负责露天的管道、截门开关检修等工作，因他父亲是全国劳模，在焦化厂几乎人人皆知，所有一听他也姓赖，就问“你是赖师傅的儿子吧，你爸可真让人佩服。”无形中，父亲就成了赖海江心中的榜样。

2013年，赖海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后，他将证书拿给父亲看。对此赖海江对记者说，“以前获奖的证书分量不够，从没让我爸看，这回我和我爸一样了，也是劳模了，证明我没给我爸丢脸。”